



Baochen Wenku

Shibai de Wenxue Liaojiu



江震龙 著

# 失败的文学疗救 从『福建』到『延安』

车  
文

失败的文学疗救  
从『福建』到『延安』

江震龙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败的文学疗救：从“福建”到“延安”/江震龙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4

ISBN 978 - 7 - 5426 - 5524 - 0

I. ①失… II. ①江…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  
合集 IV. ①I21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9628 号

## 失败的文学疗救——从“福建”到“延安”

著 者 / 江震龙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90 千字

印 张 / 27.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524 - 0/I · 1119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 目 录

<b>第一编 福建籍作家作品研究</b>	1
冰心 1920 年代文本世界中的外来因素对铸型白话文学的作用	3
冰心对建设白话文学的贡献	21
冰心散文中的中日关系	44
冰心重庆时期的创作	71
冰心《关于女人》的文体特征与文体意义	92
师友之间——冰心与郑振铎	106
林语堂 1920 年代幽默理论及在散文中的实践	123
林语堂的“性灵说”	130
梁遇春随笔：独异的体悟	145
兰姆、梁遇春梁散文随笔比较研究	149
杨骚 1930 年代的诗歌创作	165
<b>第二编 延安解放区文学研究</b>	179
延安解放区文学的生存环境	181
延安解放区文学思潮	207
延安解放区散文家丁玲的艺术蝉蜕过程	223
延安解放区散文家何其芳的角色转换与艺术命运	243
王实味：注定的悲剧典型	265

失败的文学疗救——王实味悲剧新解	288
不应该再错下去了——关于《政治家·艺术家》与《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时间问题的考证	307
延安解放区杂文类型论	318
延安解放区“小说批评”主要文体研究	335
老孙头与西溪卡比较研究	354
<b>第三编 文体理论与评析商榷</b>	<b>365</b>
从《史传》篇看《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得失	367
评黑格尔《美学》中的散文理论	377
《雷雨》和《法西斯细菌》结构艺术比较	393
蘩漪反抗周朴园的最高形式？——与周音同志商榷	406
耽于情绪的批评——读朱健国《本世纪中国杂文之我见》	413
采英撷华 开拓创新——读《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	421
深刻理性阐释延安十年奇迹——评朱鸿召新著《延安缔造》	427
后记	434

## 第一编

---

# 福建籍作家作品研究



# 冰心 1920 年代文本世界中的外 来因素对铸型白话文学的作用

冰心是中国文学转型期铸型白话文学的重要作家，她的生平经历、学历教育、文学创作中均拥有不少外来因素。本文考察冰心 1920 年代文本世界中最显著的外来影响对她的创作在铸型白话文学方面的作用，进而判断冰心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赋予这些外来因素中国化和冰心接受外来影响的价值立场。

## —

外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封闭国门与固有的意义结构，中国被迫纳入了世界一体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从此客观世界与社会生活都明显地拥有了亦新亦旧的意义/价值结构，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地转型。面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sup>[1]</sup>成为

---

[1] 据学者考证，最早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是南溪赘翁（沈毓桂）在 1895 年 4 月《万国公报》复刊第七十五期上发表的《救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重提这一说法的还有：1896 年 1 月，《万国公报》复刊第八十四期上、署江苏按察使朱之榛的《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信中；1896 年 8 月，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答总理衙门咨照《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更多的人使用了这一说法：梁启超于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康有为在《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即试策论折》中；1898 年 5 月 5 日，张之洞在上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在《劝学篇》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1 页）由于《劝学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梁启超在 1920 年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对这段历史作总结时，将张之洞当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代表人物：“而其流行语，则（转下页）

当时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思想主张。冰心的家庭和她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冲击、汇流是敏感、进取的，被“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震’上了写作的道路”<sup>[1]</sup>的冰心，在她创作的文本世界内容之中，东西文化的交汇也有着清晰的投影：冰心既遵循了文学反映人生的文学创作，“家庭关系、妇女地位、婚姻恋爱、尊重知识、民主自由等等现实人生的一系列焦点和热点问题，一直是冰心创作的显要主题”<sup>[2]</sup>；又化用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sup>[3]</sup>作为新的健全人格的指导原则，她认为“只有你那纯洁高尚的人格”<sup>[4]</sup>才能够拯救世界；“轻云淡月的影里，”/“你要在那时创造你的人格”<sup>[5]</sup>；“作家最要的是人格修养”<sup>[6]</sup>；“不信拿这些现时的文学界中人的人格，就足以支撑我们现在的文学界”<sup>[7]</sup>；和“从枯冷的环境中/创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罢！”<sup>[8]</sup>等，都谈论到创造新人的人格与培养高尚的人格。

从冰心 1919—1925 年的文本虚构世界看，“白话文言化”和“中文

---

(接上页)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8 页)

- [1]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五册·文学作品(1962—1979)》，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79—480 页。
- [2] 刘勇：《对现实人生与终极人生的双重关注——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五期。
- [3] 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 [4] 冰心：《人格》，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9 页。
- [5] 冰心：《繁星·六〇》，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2 页。
- [6] 冰心：《蓄道德能文章》，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3 页。
- [7] 冰心：《烦闷》，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6 页。
- [8] 冰心：《春水·五三》，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66 页。

西文化”<sup>[1]</sup>尚未完全揉和一致，新文学的融会等待着进一步的打磨，意义的结构尚未完成，往往充满着困惑和烦恼。

### （一）冰心 1919—1925 年文本世界的选材特点。

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作品，要求必须有对社会的洞察，有思想的穿透性介入现象和人生，必然带来对社会问题的指责和否定：旧家庭的专制，使得《斯人独憔悴》中的封建家长剥夺了两个儿子的求学希望，《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学问绝特、志向远大的英云因为封建包办婚姻牺牲了服务社会的责任和希望，封建世俗思想让《庄鸿的姊姊》内的姊姊失学、抑郁而死，《是谁断送了你》里的怡萱是被封建礼教断送了生命，《最后的安息》中的顽固残忍婆婆虐待童养媳致死；旧官僚的腐败，使得《去国》里学成归国的有志之士消磨光阴、不得不再次到国外做点实事，无意义的军阀混战、造成《一个军官的笔记》内的堂兄弟都成为残废，《春水·八六》吐露“霎时间我了解了什么是‘旧国’了，/我的心灵从此凄动了！”<sup>[2]</sup>旧观念、旧思想使得《骰子》中的李老太太相信骰子能够占卜命运，致使《还乡》内的乡下族人恳请作了局长的以超还乡祭祖替族人荣宗耀祖、“增辉吐气”<sup>[3]</sup>，造成《六一姊》里的乡下姑娘六一姊为了不“叫人家笑话”“自己把脚”“裹尖了”。<sup>[4]</sup>纷乱的国家，黑暗的社会，萎靡的人心使得中学之体的高傲失去了理想的力量，从而导致东/西学之用的傲慢，这种失衡的结果，使得国人失去了信心，产生“去国”式的古典中国高傲的缺失：“算了罢！谁配作新文化运动？谁又配称做新文化运动

---

[1] 冰心：《遗书·十》，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35 页。

[2] 冰心：《春水·八六》，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75 页。

[3] 冰心：《还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8 页。

[4] 冰心：《六一姊》，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二册·文学作品（1923—1941）》，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7、118 页。

的巨子？一般是投机事业，欺人伎俩罢了。”“所谓觉悟，就是堕落的别名”<sup>[1]</sup>。这其中所表现出的虚无和绝望是显著的，此外《繁星·五三、七三、一一二》、《烦闷》和《春水·一〇一》也流露了虚无、无聊、欺诈、悲哀和绝望等情绪。

冰心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并非来自柏拉图的著作，而是源于梁启超式的鼓吹。不谙世事的梦想，其实是对东/西洋社会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所致。在冰心的早期文本中，有对东/西洋一厢情愿的理想化和夸张化：“希望那无希望的事实”<sup>[2]</sup>，“造成了未来的黄金世界！”<sup>[3]</sup>“在幻想中，常有一本书，名字是《This is my field》，这是我的土地”<sup>[4]</sup>；“求真理——求绝对的真理”<sup>[5]</sup>，“非完全则宁无”<sup>[6]</sup>；“幸福的花枝，/在命运的神的手里，/寻觅着要付与完全的人”<sup>[7]</sup>；“人生原有些愿望！/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里！”<sup>[8]</sup>它们直接导致东/西学之用的傲慢的膨胀，中学之体与东/西学之用的平衡被打破了，确立了东/西学绝对高于中学的优势，其中回荡着微弱的保国、保种、保教的声音，西学救国成为这个时代的时髦口号。

## （二）冰心 1919—1925 年文本世界的宗教意识。

- 
- [1] 冰心：《忏悔》，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2 页。
- [2] 冰心：《繁星·一三〇》，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2 页。
- [3] 冰心：《除夕的梦》，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5 页。
- [4] 冰心：《五月一号》，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7 页。
- [5] 冰心：《“是非”》，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9 页。
- [6] 冰心：《非完全则宁无·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0 页。
- [7] 冰心：《繁星·二〇》，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2 页。
- [8] 冰心：《春水·一三五》，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0 页。

马利安·高利克翔实而客观地研究揭示了冰心宗教意识和思想观念上的复杂性：冰心“生长在一个道教的环境中”，道教“魔幻般的甚至是神秘的特性，缺乏富有组织能力的牧师”，“这使得冰心很容易地转向基督教和泰戈尔的泛神论”<sup>[1]</sup>。泰戈尔式的哲理诗，最终让冰心在求新而不新的悖论中获得行动的自由：《春水·四六》称：“不解放的行为，/造就了自由的思想！”<sup>[2]</sup>《春水·一〇二》说：“我的梦/却在黑暗里替我解明了！”<sup>[3]</sup>梁实秋的《〈繁星〉与〈春水〉》对冰心的批评标准是英国式的，他反对把哲理诗做成概念诗，由“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推演出“《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sup>[4]</sup>。事实上，冰心1920至1922年的作品大多染上了些哲理，并不拘限在诗歌文体里，例如《一个兵丁》、《鱼儿》、《超人》、《海上》、《山中杂感》、《图画》、《爱心实现》、《回忆》、《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求新而不新的悖论也造成了痛苦、无奈、烦闷与浮躁：求新的“思想被事实禁锢住，/便是一切苦痛的根源”<sup>[5]</sup>；她试图“希望那无希望的事实，/解答那难解答的问题”<sup>[6]</sup>；在心潮与时间逆向发展“交流的旋涡里”，产生了“青年的烦闷”<sup>[7]</sup>；浮躁时代“一知半解的写几篇文字发表出去，居然也博得一班

- 
- 〔1〕〔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李玲译、倪辉莉校：《青年冰心（1919—1923）：冰心与〈圣经〉、冰心与泰戈尔的关系研究》，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 〔2〕冰心：《春水·四六》，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 〔3〕冰心：《春水·一〇二》，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 〔4〕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创造周报》半年汇刊第一集第十二号，1923年7月。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 〔5〕冰心：《繁星·四二》，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 〔6〕冰心：《繁星·一三〇》，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
- 〔7〕冰心：《繁星·一四三》，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人的喝彩”<sup>〔1〕</sup>。由此可见，在根本上东/西学之用是缺失的、虚拟的，无法支撑新的行为哲学结构。

中国、东/西洋的行为哲学结构显著的失衡与短暂的不在场，造成冰心文本产生许多意象、修辞、观念与结构的悖论。诗歌《假如我是个作家》中，每节的上半部分是：“我只愿我的作品/入到他人脑中的时候，/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轻藐——讥笑”；“在世界中无有声息，/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在人间不露光芒，/没个人听闻，/没个人念诵”。而每节的下半部分则与上半部分构成了悖论式的表达：“痛苦，或快乐临到时，/他便模糊的想起/好像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他们听过之后，/慢慢的低头，/深深的思索”；“只有我自己”“低声念诵时，/能以再现几幅不模糊的图画”；“只有我自己忧愁，快乐，/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能以自由抒写”<sup>〔2〕</sup>。这种由否定走向肯定，由虚无走向实在的前后对立的表达，对立的否定方面源于行为哲学逻辑上双重的失衡与悖论。《两个家庭》中的对立，主要是亚茜和陈太太的相反行为，陈太太的旧式女性的行为遭受了责难。《“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中，第一、二时期的女学生遭到了责难，因为她们有着“无资格无价值”<sup>〔3〕</sup>的欧美的言论行为，这些言论行为被认定是放纵浮嚣、好高骛远、不适国情和扰乱思想的。冰心的系统思想、人生哲学和世界观尚未完成个体的内化，正在探寻着成熟之路，《病的诗人（一，二，三）》、《谢“思想”》、《除夕》、《人间的弱者》、《不忍》等都记录了自由的思想与行为的怯弱。在行为哲学上，泰戈尔式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

〔1〕 冰心：《忏悔》，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

〔2〕 冰心：《假如我是个作家》，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340页。

〔3〕 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间有一大调和”,“天然的美感”、“快美的诗情”、“超卓的哲理”<sup>[1]</sup>等因素,极大地充实了虚构的东/西学之用的傲慢。

冰心的文本中极少出现尼采的名字,然而却具有许多尼采式的超人形象与厌世形象:《两个家庭》中的陈华民,《去国》中的英士,《忏悔》中的企俊,《超人》中的何彬,《石像》中的石像,《冰神》中的女神,《繁星·二六、一六一》中的“冰冷的心”<sup>[2]</sup>、“孤傲的心”<sup>[3]</sup>,《最后的使者》中的诗人,《“将来”的女神》中的女神,《春水·一六、一九、二〇、二二、四四、七一、九〇、一五二、一五八、一七七》中的“心”<sup>[4]</sup>、“诗人”<sup>[5]</sup>、“山头”<sup>[6]</sup>、“先驱者”<sup>[7]</sup>、“我”<sup>[8]</sup>、“聪明人”<sup>[9]</sup>,《人间的弱者》中的“弱者”<sup>[10]</sup>等等。对于这些时代新人,潘垂统认为:“著者苦心用意,全在援

- 
- [1] 冰心:《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 [2] 冰心:《繁星·二六》,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
- [3] 冰心:《繁星·一六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 [4] 冰心:《春水·一六》,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 [5] 冰心:《春水·一九》,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 [6] 冰心:《春水·二〇》,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 [7] 冰心:《春水·二二、四四、一五二、一五八》,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58、363、395、397页。
- [8] 冰心:《春水·七一、一七七》,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404页。
- [9] 冰心:《春水·九〇》,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 [10] 冰心:《人间的弱者》,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救一般颓丧的青年”；“《超人》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啊！”<sup>[1]</sup>佩蘅深刻而有力地指出：冰心的“《超人》是假的”，只微微地接近尼采的形象，同时“微微地讥讽那班自命的假超人”<sup>[2]</sup>。在行为哲学上，何彬是中国式的精英、孟子式的英才、韩愈式的千里马和周敦颐式的莲花精神，然而冰心立意创造的人物是新人，正是由于尼采观念的投射，使得何彬与古典中国式的精英形象产生了分别，显然，分裂后的新的中国行为哲学在树立意义时依赖着东/西洋影响的投射，满足这种投射关系的价值才具有新的意义和色彩。

冰心的家庭和她所上的教会学校给予她宗教的熏染，冰心的《画——诗》中，提到1919年冬季到安女士书房补考《圣经》课，看到安女士在《圣经》中书写的永远的诗情以及炉台上牧羊图永远的画意。事实上，冰心文本中的极多因素采自《圣经》。《两个家庭》中，对亚茜家夕阳西下的院子描写与《圣诗·傍晚》极相似。《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的凌瑜眼里的泪珠，两个十岁左右孩子的“雏发覆额，眉目如画”，笑嘻嘻的捧沙堆小城和采野花，皎白的衣裳、柔善的笑脸、金赤的头光，使凌瑜“几乎要合掌膜拜”<sup>[3]</sup>，明显地是《圣诗·孩子》的故事演绎。《最后的安息》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拂晓景色和翠儿最后安息的神态<sup>[4]</sup>与《圣诗·清晨》有着近似的诗情画意。《“无限之生”的界线》的最后四个自然段中宛因的话和“我”的所见所感<sup>[5]</sup>以及《繁星·八》

[1] 潘垂统：《对于超人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一号，1921年11月10日。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2] 佩蘅：《评冰心女士底三篇小说》，《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八号，1922年8月10日。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3] 冰心：《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2页。

[4] 冰心：《最后的安息》，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7—88页。

[5] 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页。

对生命短暂的感悟与《圣诗·生命》是极其相似的说教。《一个奇异的梦》中的梦境与《我》中对“两个我”的思辨，明显地带有基督教的色彩。《笑》集中了月光、奥妙、神圣、庄严，揉和了花儿、安琪儿、孩子、老妇人、微微的笑、微妙的神情，共同“融化在爱的调和里”<sup>[1]</sup>。《繁星·一、七六》与《圣诗·夜半》极为相似，《繁星·一一、六五》、《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中对异国两次傍晚“云影天光”<sup>[2]</sup>的描写和《圣诗·黄昏》极其近似。《寄小读者·通讯十二》与《圣诗·使者》都以圣保罗的“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sup>[3]</sup>作为文本的核心。《向往》是杂糅了歌德、先驱者、诗人等观念的圣诗。在年轻冰心的心目中，基督教作为西洋高价值区的符码，不在乎它的新潮与宗教信仰的神圣，而在乎它负上了行为哲学的虚拟意义。冰心抒写的《圣诗》，摘取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sup>[4]</sup>。

《笑》作为新文学美文诞生的标志，显然是源生于基督教的意象，我们不必夸大救赎的作用，因为冰心从根本上并不是为了弘教，她仅仅是在打造新人的“爱的哲学”，重新树立中国新的行为哲学。冰心在《解放以后责任就来了》中呼吁：“我们只管挣扎，只管呼号，要图谋解放，要脱去种种的束缚”，“我们一面要求解放，一面要自己负责任”<sup>[5]</sup>。基督教的意象可以更新旧的文学，冰心似乎并不准备盲目服从信仰，她怀疑主义和学说的能力：《人格》称“主义救不了世界，/学说救不了世界”<sup>[6]</sup>；

[1] 冰心：《笑》，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4 页。

[2]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二册·文学作品（1923—1941）》，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4 页。

[3]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三册·文学作品（1942—1957）》，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 页。

[4] 冰心：《圣诗》，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7 页。

[5] 冰心：《解放以后责任就来了》，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1 页。

[6] 冰心：《人格》，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9 页。

《春水·六七》说“信仰将青年人/扶上‘服从’的高塔以后,/便把‘思想’的梯儿撤去了”<sup>[1]</sup>。萩野脩二精确地统计出：“‘上苍’这个词只在《通讯九》里面出现过,一共有两次”;“在《寄小读者》中,谢冰心的用字法里面有这些词汇”:“造化(二次) 造物(三次) 造物者(十次) 天帝(一次) 上帝(七次) 上天(三次) 有知(二次)”<sup>[2]</sup>。显然冰心是谨慎的,映照了新的行为哲学,基督教和西洋色彩的标示符号(造物,造物者,上帝)共二十次,中国古典符号(上苍,造化,天帝,上天,有知)共十一次,实现了价值体系上的大致平衡,或者说以中国化的倾向融会了基督教和西洋色彩的标示符号,从而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不仅《圣诗》中有些佛教的词汇:“无量数”<sup>[3]</sup>、“安定”<sup>[4]</sup>、“羽衣”与“散花”<sup>[5]</sup>、“昙花”与“刹那”<sup>[6]</sup>、“水晶”与“碧玉”<sup>[7]</sup>等等,而且在冰心的文本中,极多谈及佛教,由此可知,基督教是循着佛教而内化和树立的,这是一种新旧的依存与对照。

冰心所致力的是建设白话中国文学的伟业,她在《除夕的梦》中称:“同伴呵! 我和你,准备着:/创造——奋斗——牺牲!”<sup>[8]</sup>《我+基督=?》中说:只有“笼盖在真光之下”,“渗在基督的爱里”,才能“发扬他

[1] 冰心:《春水·六七》,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69页。

[2] [日]萩野脩二:《谢婉莹在威尔斯利大学》,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下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3] 冰心:《圣诗·黄昏》,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4] 冰心:《圣诗·黎明》,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5] 冰心:《圣诗·使者》,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6] 冰心:《圣诗·生命》,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7] 冰心:《圣诗·孩子》,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

[8] 冰心:《除夕的梦》,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文学作品(1919—1923)》,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